

基于肺肠同治理论探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治疗

张文星¹, 王 荣^{2**}

(1. 辽宁中医药大学研究生学院 沈阳 110087; 2.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肛肠科 沈阳 110032)

摘要:自从2019年12月新型冠状病毒被发现至今,本病在中医药治疗上取得了良好的疗效,但目前病情尚未完全得到控制,本文分别通过分析古代医家与现代医家对本病的认识和诊治,基于中医学肺与大肠相表里的理论,从中医肺肠同治的角度出发,结合现代医学对宣白承气汤的研究,探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治疗。另辟蹊径,从新的角度审视与治疗新型冠状病毒,得出从大肠论治该病这一重要理论,为今后临床中医一线医疗人员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肺肠同治 新型冠状病毒 中医药治疗 从大肠论治 宣白承气汤

doi: 10.11842/wst.20200315005 中图分类号: R2-031 文献标识码: A

20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本病潜伏期一般为3-7天,最长为14天,临床表现为发热、干咳、乏力等;胸部CT表现为多发的磨玻璃影,进一步发展为呼吸窘迫综合征、休克、脓毒血症等,甚至死亡^[1]。因其流行性强,发病急骤,传变迅速。故有专家认为,本病属于中医学“湿毒疫”的范畴,病位在肺,与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 virus, SARS)相比,本病病机中“湿”邪较为明显^[2]。近日有专家发现^[3],在患者粪便中发现了该病毒,又结合部分患者在发病过程中出现腹胀腹泻等胃肠道症状,证实本病与大肠有关。本研究基于古今文献对COVID-19的临床报道进行分析,旨在从中医肺肠同治的角度探讨其证治,现报道如下。

1 中医古代文献对COVID-19的记载

吴又可在《瘟疫论·杂气论》中记载“大约病遍于一方,延门阖户,众人相同……故为病颇重,因名之疠气”^[4]。吴氏记载杂气为病的特点:致病种类多样,患病后症状相似,可谓一气一病;发病时间多样,发病不拘于时节,非五运六气所能预判;发病地点多样,或城

镇,或村落,发病不拘于地界;疠气虽也是杂气之一,但较其他杂气较甚,致病较重,故为疫气。此段中对疫气的描述与COVID-19的特点极为相似。因此,可按照疫气的特点来论治本病。

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一书中记载“瘟疫之病,皆新感乖戾之气而发……唯防风通圣散面面周到”^[5]。张锡纯认为瘟疫皆为感受乖戾之气而发病,初起兼恶寒者,为邪从经络而入,应用人参败毒散以逆流挽舟,匡正托邪;初起兼胸满口吐黄涎者,为邪从口鼻而入,应用藿香正气散以辛香化湿,辟秽化浊。而防风通圣散为表里双解之剂,治外感风寒,内有郁热之证,既治外寒又治内热,方中以防风为君,既发散外感之风寒,又宣发内伤之郁热;病证初起未必一定有里结,在方中应用硝黄一类,体现以泻代清。

薛雪在《湿热论》中阐述“湿热之证,阳明必兼太阴者……孰多孰少,孰实孰虚,又在临证时权衡矣”^[6]。薛氏认为,湿热证,湿土同气,则太阴受邪,脏腑相连,太阴必兼阳明,风邪外袭,表里相应,则见温病。太阴内伤,湿邪停聚,感受外邪,内外相引,则病湿热。故苗青等学者^[7]认为,COVID-19应属于温病学中湿毒疫的范畴。

收稿日期:2020-12-11

修回日期:2021-01-19

** 通讯作者:王荣,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医肛肠疾病的临床教学研究工作。

2 肺肠同治理论在古代疫病中的应用

《瘟疫论·九传治法》中记载“若邪传里之中下者,心腹胀满……呕吐不止,胀清渐除矣”^[4]。吴氏认为但见心腹胀满,不呕不吐,无论大便燥,或热结旁流,或协热下利,或上中下皆病,皆应用承气导之,上中下邪,顺流而下,则呕吐止,胀满除。由此可见,吴鞠通认为可以从承气方的角度来治疗 COVID-19。张锡纯云,“初起未必内实……闻之无不咋舌,而不知其有利无弊也”^[5]。张锡纯认为,以泻代清并不会造成外邪内陷,实为给里热之邪以出路,外邪自有防风、麻黄一类从外散之,因此,张锡纯认为此病证应用以泻代清从大肠论治,取得良好疗效,本法为有利而无弊之法。而本病症状轻重不一,轻者可无明显症状,重者可致死亡。其因就在于薛生白所说的,中气实者,其病必微。而中气虚者,其病必危。因此,薛氏强调,在本病的治疗中要重视固护中焦脾胃之气。

综上所述,古代医家认为,本病的治疗要重视两点:一者要注意应用导泻之法;二者要注意固护中焦脾胃之气。而宣白承气汤既有导泻之功,泻下之力又不甚,尚有护胃之用,结合患者症状,患者大多数没有出现严重腑气不通的表现,甚至有些患者会出现腹泻,此处用承气,并非通腑,实则泄热,故不能泻下太过。宣白承气汤除上述功用外,又能宣降肺气。因此,在本病的应用最为合适。

3 肺肠同治理论的现代应用(以宣白承气汤为代表)

根据中医肺与大肠相表里的理论,承气汤在呼吸系统疾病尤其是呼吸系统感染性疾病中应用广泛^[8-9]。有临床研究表明,承气汤能够缓解肺损伤,减轻肺部水肿渗出,从而改善患者的肺功能^[10-11]。且有动物实验发现,承气汤能够通过肠道共生菌群抑制辅助性T细胞17(Th17)/调节性T细胞(Treg)比值,从而减轻小鼠模型的肺部炎症^[12],而且能抑制Toll样家族受体-4(TLR4)/核因子 κ B(NF- κ B)信号通路,抑制炎症细胞因子的产生,从而对肺损伤起到保护作用^[13,14]。

宣白承气汤最早记载于吴鞠通的《温病条辨》,本方为肺肠同治的代表方剂,方由生大黄、生石膏、瓜蒌皮、杏仁粉组成,具有宣肺定喘,通腑泻热之功。方中大黄苦寒,善泻热毒、行瘀血、破积滞、通和血气、安和五脏,吴氏主张用大黄清热解毒以祛邪,现代研究发现大黄具有抗炎、抗病毒和防止肺部疾病等作用^[15,16]。

生石膏能清肺胃之热,现代研究发现其能够解热、镇痛、抗炎等作用^[17]。杏仁、瓜蒌能够解痉平喘、止咳化痰,现代研究发现杏仁中含有的苦杏仁苷分解后产生微量氢氰酸,从而起到镇咳平喘等作用^[18],瓜蒌具有镇咳祛痰、抗炎、提高免疫等药理作用^[19]。由此可见,宣白承气汤在 COVID-19 的治疗中可以取得良好疗效。

4 肺肠同治理论在 COVID-19 治疗中的应用(以宣白承气汤为代表)

Meta 分析研究发现宣白承气汤加减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痰热壅肺型的临床疗效有明显提高^[20]。通过获取本病 3CL 水解酶(3CL protease, Mpro)和木瓜蛋白酶(papain-like protease, PLP)的晶体结构,研究发现宣白承气汤在本病疫毒闭肺证中分子对接的合理^[21]。通过中医传承辅助平台研究发现治疗本病的药对中石膏-杏仁最为常用^[22],基于 SPSS 分析发现石膏、杏仁等为治疗本病的常用药物^[23],宣白承气汤为治疗本病进展期与危重期较为常用方剂^[24],说明其疗效可观。

李纪高等^[25]在本病的治疗中应用承气汤类以通腑泄热、表里同治,并在文献记载的医案中取得了良好疗效。范伏元等^[26]在本病的中期,即疫毒陷肺推荐使用宣白承气汤进行治疗,以宣肺通腑、润燥解毒。王金榜等^[27]也采用宣白承气汤对本病进行治疗以宣畅气机,清热解毒。

通过上述调查发现,无论是文献研究分析还是临床用药观察结果均发现,宣白承气汤在治疗本病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可小觑。

5 小结

综上所述,宣白承气汤作为肺肠同治的代表方,从古至今在温病的治疗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次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治疗中更是使得中医药的医疗行业地位中得以提升。然而本法也有其局限性,吴又可在《瘟疫论》中强调,“凡年高之人,最忌剥削”,“老年慎泻,少年慎补”。现代医家也认为^[28],临床应用下法时应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严格掌握适应证、禁忌证及用量,中病即止,不可久用,否则容易损伤正气,导致水液丢失、电解质紊乱等,甚至导致病情加重。因此,在应用本方进行治疗时,应注意结合患者的自身状态。

参考文献

-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7版). 中国医药, 2020, 15(6): 801-805.
- 2 苗青, 丛晓东, 王冰, 等.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中医认识与思考. 中医杂志, 2020, 61(4): 286-288.
- 3 李萍, 赵四林, 陈煜枫, 等. 2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粪便 SARS-CoV-2 核酸阳性临床启示.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2020, 41(4): 385-388.
- 4 吴有性. 瘟疫论(中医临床必读丛书).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7: 19-20.
- 5 张锡纯. 医学衷中参西录. 太原: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9: 23.
- 6 薛雪著. 湿热论.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7: 25.
- 7 项琼, 莫郑波, 宋恩峰.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理论与临床探讨. 医药导报, 2020, 39(3): 323-326.
- 8 李昊. 加味百合固金汤联合大承气汤对晚期肺癌合并肺炎患者炎症因子的影响. 辽宁中医杂志, 2020, 47(4): 101-104.
- 9 牛逸群, 王珏云, 李得民, 等. 宣白承气汤联合西医常规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系统评价. 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 2019, 26(10): 85-90.
- 10 胡星星, 刘绛云, 朱瑾, 等. 大承气汤对脓毒症肺损伤患者肺保护作用的研究. 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 2020, 29(5): 463-467, 488.
- 11 雷亚军, 苏建平, 陈志强, 等. 乌司他丁与宣白承气汤单用及联用治疗急性肺损伤/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的疗效.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19, 39(14): 3409-3412.
- 12 Peng G. Xuanbai Chengqi decoction alleviates pulmonary inflammation in mouse model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through inhibiting the ratio of Th17/Treg via gut commensal microbiota. 17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Immunology. Beijing, China, 2019: 270.
- 13 苏中昊, 杨爱东, 王利霞, 等. 宣白承气汤对急性肺损伤大鼠肺组织脂多糖结合蛋白和 Toll 样受体 4 mRNA 表达的影响.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3, 29(2): 155-158.
- 14 刘绛云. 基于“肺合大肠”的大承气汤治疗脓毒症肺损伤的临床及实验研究. 南京: 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2019.
- 15 金丽霞, 金丽军, 栾仲秋, 等. 大黄的化学成分和药理研究进展. 中医药信息, 2020, 37(1): 121-126.
- 16 董伟, 杨爱东, 李小茜, 等. 大黄对脂多糖致 RAW264. 7 细胞炎症模型 mTOR/HIF-1 α /VEGF 信号通路的影响. 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 2020, 27(2): 38-42.
- 17 王松, 王青, 邱莎, 等. 石膏临床应用及其用量. 吉林中医药, 2019, 39(7): 861-864.
- 18 姜丽, 李惠兰, 张启云, 等. HPLC 法同时测定麻杏石甘汤中 5 种成分的含量.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5, 30(2): 537-540.
- 19 李冀, 李想, 曹明明, 等. 甘草药理作用及药对配伍比例研究进展. 上海中医药杂志, 2019, 53(7): 83-87.
- 20 霍金林, 温昊天, 胡静, 等. 宣白承气汤治疗痰热壅肺型重症肺炎的 Meta 分析. 上海中医药杂志, 2020, 54(4): 40-45.
- 21 马婧, 霍晓乾, 陈茜, 等. 基于 Mpro 和 PLP 筛选潜在抗新型冠状病毒中药研究. 中国中药杂志, 2020, 45(6): 1219-1224.
- 22 岳萍, 唐仕欢, 于欢, 等.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防治方案的病机与组方规律分析.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2020, 26(14): 13-19.
- 23 曹新福, 刘子豪, 李享, 等. 全国各地区防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药方案用药规律分析. 北京中医药, 2020, 39(5): 418-422.
- 24 王传池, 吴珊, 江丽杰, 等. 全国各地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药诊治方案综合分析.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 2020, 22(2): 257-263.
- 25 李纪高, 李彬, 张传雷, 等. 基于肺-脾-大肠整体干预重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治疗策略. 新中医, 2020, 52(14): 182-184.
- 26 范伏元, 樊新荣, 王莘智, 等. 从“湿毒夹燥”谈湖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中医特点及防治. 中医杂志, 2020, 61(7): 553-556.
- 27 王金榜, 梁保丽, 孙树椿. 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感染性肺炎现代中医诊疗建议方案与探讨. 世界中医药, 2020, 15(1): 35-46.
- 28 闫彦峰, 漆文霞, 刘凯. 温病下法的研究进展. 湖南中医杂志, 2019, 35(11): 176-178.

Discussion on the Treatment of COVID-19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reating Lung and Intestine Together

Zhang Wenxing¹, Wang Rong²

(1. Graduate school of Liaon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enyang 110847, China;

2. Department of Proctology, Affiliated Hospital of Liaon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enyang 110032,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discovery of novel coronavirus in December 2019, good efficacy has been achieved in the treatment of this diseas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but the disease has not been completely controlled yet. In this paper,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understanding and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this disease by ancient and modern medical practitioners respectively,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reating lung and intestine together in TCM, combined with modern medical research on Xuanbai Chengqi Decoction to explore the treatment of COVID-19. This paper presents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treatment of COVID-19, and the important theory of treating the disease from the large intestine, which will provide new ideas for future clinical TCM frontline medical personnel.

Keywords: Treating lung and intestine together, Novel coronaviru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 Treatment from the large intestine, Xuanbai Chengqi Decoction

(责任编辑: 张巍瀚, 责任译审: 周阿剑)